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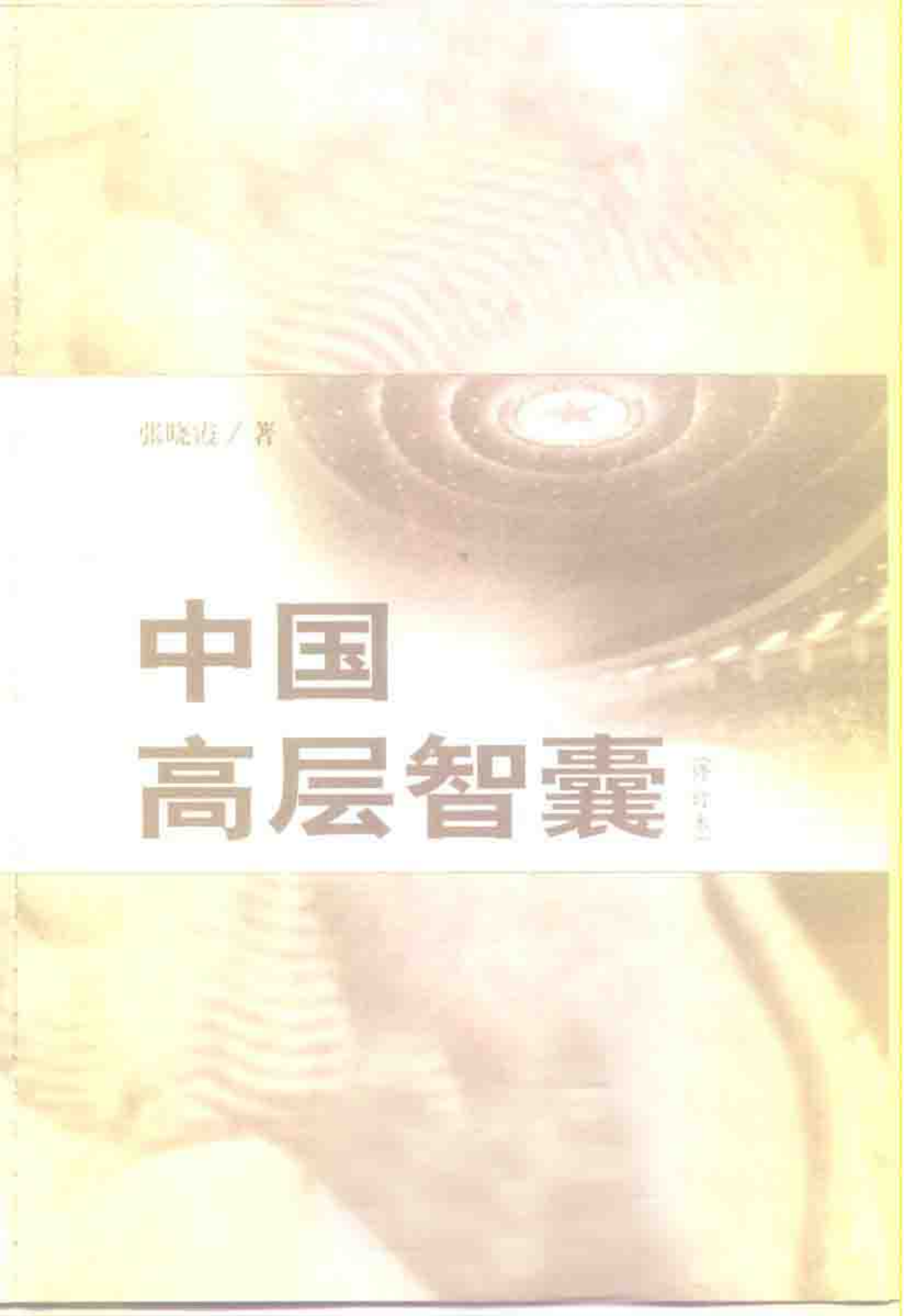
影响当今中国
发展进程的人



中国 高层智囊

张晓霞 / 著

京 华 出 版 社



张晓霞 / 著

中国 高层智囊

（修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层智囊：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之二/张晓霞著. -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9

ISBN7-80600-520-X

I. 中… II. 张… III. 政治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858 号

中国高层智囊

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之二

张晓霞 著

责任编辑：可人 责任校对：晶华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600-520-X/C·12 定价：19.80 元

目 录

王沪宁：“一本政治学辞典” \1

本想“躲进小楼成一统”
无意去做外交官
读书引发的婚姻悲喜剧
大胆而有度的理论先锋
对“特色理论”的贡献
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
闪电进京
改革与稳定是王沪宁的研究核心
关于“十二大关系”
中国：政治学的时代
人是政治的动物
江总书记背诵《独立宣言》
克林顿不懂王沪宁

DM57/06

关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理解

附：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萧灼基：燕园里的中国经济“预测家” \37

一个“孤独”的南方人

平生两大心愿

改革开放闯禁区

“以身试法”，消除社会上的“恐资病”

“萧股市”谈股论金

教育投入最保值

被“困”人民大会堂

龙永图：WTO 谈判桌上的“福将” \57

遗失在“花溪”里的文学之梦

联合国总部的中国外交官

遭遇法国：一个人留在荒凉的“月球”上

龙永图泪洒“入世”路

中美角力：巴尔舍夫斯基遭遇“龙克星”

附：纽约高楼里的奢望

辛旗：为和平“博弈” \83

“饿坏”的孩子

棋迷：黑白间的角逐

震惊学界的“中国圈”理论

台湾一百天
台湾人的悲哀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陈水扁上台将是“爆炸性问题”
危险的“多米诺骨牌阵”
独必打，打必胜
辛旗“旗”字上的九个字

童大林：打造中国城市“金项链” \111

从“红小鬼”到“大阎王”
陌生的中科院秘书长
呼唤“人类之春”
“东靠西移”构想惊动中南海
作为邓小平的贴身智囊
鼓吹“新亚欧大陆桥”
小舞台转动大舞台
体恤民众的“老百姓经济学”
附：城市战略

张汉林：重圆中国“入世梦” \145

“口若悬河”的中国博士
从“机械师”到国贸系研究生
不出国门的“美国通”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 WTO 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反思谈判：以不变应万变
一份让朱总理感到意外的报告
附：我们为什么非“入世”不可

唐树备：海协会“微笑天使” \173

副部级官员的一个异数
汪道涵看好唐树备
为“汪辜会谈”穿梭两岸
微笑中暗藏玄机
唐树备声言：台湾主权超越中美关系

张召忠：中国国防“高参” \193

料事如神的“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
“武器崇拜者”与“航母情结”
面对海洋世纪的冲击
打破李登辉的三个梦
军事分析：中美无大战，但不可掉以轻心
警惕“公海航行自由”的借口
国防总动员
附：“多极化”来临了吗？

林毅夫：中国农业经济学界的“台湾之子” \233

亚洲企业年会上的大红人
主持“中国农科优先序”研究
与布朗谈粮食
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255

一个在“误读”中成长的人
心怀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文明的冲突
秦晖挑战盛洪
盛洪再论“人类文明”与中国

附：为万世开太平

方生：老来走红，一夜成名\289

国民党通缉令里的第二号人物
从台湾到大陆
创办深圳大学
一篇文章吹响新一轮改革号角
两岸经济问题的专家
方生与李登辉：同窗不同道
反思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还不够
附：对外开放和利用资本主义

王沪宁：

“一本政治学辞典”

提起王沪宁的名字，中国的学术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不仅是学术界，在中国的大中专学校里，王沪宁也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著名学者，他的政治学专著成为本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其他专业学生极感兴趣的选修书目。

大约是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许多大专院校开设或恢复了政治学专业。政治学在我国可以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政治学的开设和恢复表明了我国学术界的健全和加强，更表明了我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

王沪宁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之前，他是我国的著名学府复旦大学的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学者。

王沪宁有许多专著、译著，同时还主编了一系列政治学丛书，可以说，政治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有王沪宁很大一部分的功绩。

很多学生、学者对王沪宁的治学精神和才华充满敬佩，甚至认为从80年代开始他就在“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独领风骚”，这种评价虽然有情绪倾向在内，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王沪宁在政治学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熟起来的政治学领域，无法回避“王沪宁”这个名字。

说真的，王沪宁在政治学方面渊博的知识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政治理想也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也正因此，他才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95年之后，王沪宁被调离他生活、学习、执教了十几年的上海复旦大学，进入我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开始是政治组组长)。

学者从政，而且是如此知名的青年学者从政，在我国学术界、政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本想“躲进小楼成一统”

学者大抵都是只想专心治学、成为有所建树的人，对于参与政治一般都缺乏兴趣或信心，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心态。

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的观念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以致用，经邦安国，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但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也还都需要一定的过程。

王沪宁当年作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之时，就有人预言政治学将来可能在中国大有用途，甚至有人干脆就说：王沪宁等人将是中央决策层需要的人才。预言虽然大胆，却并非信口开河。

但是，生性内向的王沪宁却很少想到从政这一条路。这倒不是说不希望学有所用，而是指学有所用的方式不同，或者干脆说，“手段不同，目的一样”。

王沪宁在 80 年代末曾经给自己编过一本集子，收集了他搞政治学以来的一些颇有份量的文章。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生活，清心寡欲，不图虚名，学以至上的追求真理。”这一信条甚至使王沪宁直到今天，依然恪守自己的人生规则。

虽然王沪宁给自己制定了“清心寡欲”的生活、治学原则，但他毕竟与鲁迅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心态有所不同。如果说在王沪宁上海的寓所中也挂着一幅这样的对联的话，这“成一统”是指学术观点上的“一统”，而非对社会漠不关心。

说起这点，倒有一些原因。

政治学在我国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一派喧闹，似乎都不知如何抓住这“冰冻”过后的大好时机似的，各种学说、流派纷纷出笼，有国学的、有国学翻新的，更多的则是对国外学术的介绍、翻译，一时间，良莠混杂，鱼目混珠，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种大背景中，有的学者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沉下心来，仔细分辨和吸收精华，以充实和提高自己。有的学者则脑门发热，想一下子成为大师，于是盲目地建构新理论、新学科，甚至不惜为此哗众取宠，制造新闻效应，结果当然是落得个一场空。

王沪宁是属于头脑清醒、潜心治学的一类，他虽然选择了最为看好的政治学专业，但他则一直认为自己搞的是“政治哲学”，多一个“哲”字，意义却大不相同，至少从治学态度上，可以看出王沪宁的追求。

由于80年代初，理论界的人文景观是热闹、喧闹加混乱，故而评价标准也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像王沪宁这样才华出众、备受关注的年轻人，当然就成为议论的靶子。

王沪宁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学者，他一边撰文，一边翻译一些国外学术前沿及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一时间，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一流学术刊物上，看到王沪宁的名字，王沪宁也就是在那时，被称为“在政治学界独领风骚的人”。

“人怕出名”。王沪宁少年才俊，当然就会遭到许多人的非议。由于政治学理论的综合性、复杂性，许多人一时间不知如何阅读，更不知如何从中把握精要。于是，就有人说王沪宁的政治学文章“浅白”、“无知”、“通篇是废话”。王沪宁曾经写过对马克思主义加深挖掘的文章，有人便批评他“搞左派”，“复

辟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生搬硬套马列原文”。为了全方位介绍西方最新的学术成果，做到“心中有数”，王沪宁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经典，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可以说，王沪宁在那一时期所做的贡献，对我国学术界，对我国的政治理念，对我国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都起到了不少的启发、推动作用。

但是，也正因此，一些还不习惯于接受政治学理论的人便开始吹毛求疵，说王沪宁是个“新右派”，喜欢“标新立异”，专搞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一度心灰意冷，在1988年的夏天，他一个人躲在寓所里翻译一本有关“比较现代化”方面的政治学专著，但他决定：一个人埋着头写，不与外界再有任何牵连，哪怕这两本书不出，他也不以为意。

在此之前，一直充满学术激情的王沪宁已是华章满天飞，《社会科学战线》、《国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刊物成为他论文、译文的发表基地，而一些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炮弹文章则直接发表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上。也就是在那时，王沪宁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文章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初级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观》、《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功能的国际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文体性》、《论政治透明度》、《当代美国民主共和制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当代政治学分析》、《国家主权》等等，近百篇文章无一不触及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所以，仅仅从标题上看，就容易让人知道这是一些“禁区”内的文章，也因此，王沪宁被有些人一会儿划为“右派”，一会儿划为

“左派”，一会儿说他“保守”，一会儿说他“前卫”。

王沪宁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为自己的政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执教之后更是学、教、研相结合，使自己的学术更趋成熟，从而，也使中国的政治学趋向成熟。

王沪宁从1988年之所以有些“沉寂”下来，是因为他既厌恶一些不负责任的横加指责、说三道四，又想回归自己的理念追求——政治哲学，哲学有时可以只需面对自己，躲开喧闹的学术前台，而把最厚重的思想积淀下来以支撑前台一些有追求的理论、观点。当然，这一切只是王沪宁个人的“文人情结”，作为一个已经“理论介入”的政治学家，在一个越来越趋向于开放和民主的国度里，他想做一个“半隐士”是不可能的，何况，早在80年代初，王沪宁出色的政治学理论已经引起了我国有关高层领导人的注意。

无意去做外交官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生于上海，籍贯山东掖县。他刚上中学的那几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罢课，老师挨批，社会上派系复杂，整天打打斗斗。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就爱学习的王沪宁感到一片茫然。他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父母也从不吐露心事。学校罢课后，他就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从不参加一些诸如抄家呀、批斗会呀等活动。也就是在那时，小小年纪的他开始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

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虽然那时候，这些想法还都很模糊，很表面，但他的思考已经表现出了日后的哲学倾向和政治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当时，拿着那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初中毕业证，王沪宁把自己关在家里待了好久。上大学，做学问，一直是少年王沪宁的理想和人生目标，如今，这一切都成为泡影，将来如何仍然是不可知的东西，这让从小就充满理想主义的王沪宁怎能不痛苦呢？

好在王沪宁由于体弱多病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浪潮，留在家可以继续自学。那时候，由于破四旧，可供阅读的书很有限，但王沪宁抓到什么读什么，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王沪宁仍对那段时光充满眷恋。他对身边的同事说：“那时候虽然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好读，但我个人却形成了两大优点：一是我学会了思考，可以把一些最普遍的事情条理化分析，问几个为什么；二是让自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读书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

由于好学，做人又谨慎，王沪宁在1974年夏天做了不到三年的学徒工之后，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好学的王沪宁终于在19岁的美好年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走进了大学校园。

华东师大西语系有一个雅号叫“大使培训班”，言下之意是出过许多大使，同时，这个系也有意为国家的外交战线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能进这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都有一些背景，有些是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有些是书香出身又“忠于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时，与王沪宁同学的陈毅同志的女儿陈姗姗，后来被派往英国深造，从此走上外交官的

生涯。

王沪宁的英语很好，法语就更棒了。本来，按正常情况，王沪宁是可以走上一条外交官生活道路的，但是，一个新颖的理想在引导着他，使他在毕业时毅然选择了另外的道路。

王沪宁通过三年的法语专业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年，正赶上我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制度，学者气质的王沪宁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学术。有意思的是，一向温文儒雅的王沪宁选择的专业并非哲学，而是当时刚恢复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的导师则是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老先生。

读书引发的婚姻悲喜剧

在师从陈其人老先生攻读研究生时，内心文静而又聪敏好学的王沪宁引起了一位北方姑娘的注意。姑娘叫周琪，北京人，其父是我国老一代国际战略专家周纪荣老先生，周老先生一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也许是女承父业吧，周琪也选择了国政系，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了王沪宁的同学。

23岁的王沪宁与和他同岁的北京姑娘周琪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喜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

王沪宁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不大爱说话；周琪由于家庭的影响，虽然性格比王沪宁活泼一些，但也是一身书呆子气。再加上两个人所学的专业又都比较理性，所以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虽然纯真，却早已充满了冷静的色彩。

那时候，人们谈恋爱习惯于去一些公园啦、电影院啦等地方，虽然学者们的方式有所不同，但23岁的青春少年的恋爱方式仍然不会离谱到哪儿去。可王、周二人就与众不同，他们连在校园里“花前月下”一番的情趣都没有，两个人就是躲在屋子里看书。看书，做笔记，写论文，惟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争论政治哲学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让谁，你一句我一句像吵架似的。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们之间才谈得上有所交流。

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王沪宁和周琪准备结婚时，王沪宁仍然埋头书堆里，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周琪毕竟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不想太马虎草率，于是，她一个人在家收拾一间“蜗居”，尽可能使它充满温馨情致，而淡化一点办公室里（由于房子窄，办公室也就成了书房）的书堆要埋人的窒息感。周琪于是拜托王沪宁上街去采购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比如毛巾、肥皂、床单、毛巾被、枕巾等等，另外还特意加上了“一束鲜花”，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王沪宁主动考虑才对，特别是那“一束鲜花”。但周琪理解自己执着于学术的年轻丈夫的追求，便自己尽可能主动一些。她怕王沪宁忘了，便随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在上面一一记下来，连同采购所需要的钱，一起交到王沪宁手里。

王沪宁高高兴兴上街了，等到傍晚，已经做好晚饭多时的周琪才在万分焦急中等回了王沪宁。只见王沪宁满头大汗，怀抱一大堆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而周琪让他买的结婚用品，他一件也没买。

周琪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拿起那张字条，才发现另一面全是王沪宁列的购书书目，而反面周琪列的购物单，王沪宁连看都没看。事后，周琪说：“他当时连我让他出去干什么都没听见，他满心里想的全是他的书。”